

中華書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部類敍

江標輯

叢書集成初編

宋元本行格表（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此據靈鵲閣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部類敍

## 經部總敍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贅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流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機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文動轉刪改之類，經學脈旁分縛，緣日衆驅除異已，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註譏引包咸夏朝商賡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譏，卽謂此以爲非。主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諱，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韻，動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以服漢儒也。宋學其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卽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衆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爲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

易類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謡，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古，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禱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啓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校諸家，以因象立教者爲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各爲條論，具列於左。

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然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夫古文之辨至閼若，據始明朱熹等謂是書久頑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跡大抵在中原，而論者多當南渡，昔疎今密，其勢則然。然尺短寸長，互相補苴，固宜兼收並蓄，以證異同。若夫劉向記酒譜召誥脫簡僅三，而諸儒動稱數十班，固乖洪範於洛書，諸儒併及河圖，支離轄滑，淆經義矣。故王柏書疑蔡沈皇極數之類，非解經之正軌者，咸無取焉。

詩頌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衆說爭矣。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駁。其中高子沈子之說，殆轉相附益，要其大義，數十傳自聖門者，不能廢也。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接續之明證，卽成伯璵等所指篇首一句，經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遠，必有所受意，其真贗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偏見。今參稽衆說，務協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語者。論有可採，並錄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今所採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

禮頌

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考大司馬章，先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僞。河間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貳亂移補者亦妄。三禮並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於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踰越。蓋得其節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經論語可推尋文句而談。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謹以類區分定爲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爲先後，庶源流同異，可比而考焉。

春秋類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迄能竝立於世。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爲乘傳從經所乘者，特左氏事跡。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爲射覆矣。聖人禁人爲非，亦予人爲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誣絕。春秋豈吉網羅鉗乎？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儕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爲本。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遊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蓋六經之中，惟易包衆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爲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孝經類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覽審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則其來古矣。然授受無緒，故陳旼汪應辰皆疑其僞。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爲近，要爲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閒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綱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繫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閒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註用今文，遵制者從鄭，後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要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震之言爲定論。語見黃氏日鈔故今之助

錄，惟取其詞達理明，有裨來學，不復以今文古文區分門戶，徒釀水火之爭，蓋註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明角勝之事也。

### 五經總義類

漢代經師如韓嬰治詩兼治易者，其訓故皆各自爲書。宣帝時始有石渠五經雜義十八篇，漢志無類可  
隸，遂雜置之孝經中。隋志錄許慎五經異義以下諸家亦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  
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熹尊作經義考，別目曰羣經，蓋覺其未安而採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然  
又不見爲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謂兼採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復斥其不通。語見沈廷芳所刻何焯點校蓋正名若是之難也。若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別爲部分，然論語類末稱孔叢家語爾。雅  
諸書併五經總義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準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雖自爲書，實均  
五經之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其校正文字及經傳諸圖併約略附焉，從其類也。

### 四書類

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爲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歷爲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  
舉始古來無是名也。然二戴所錄曲禮檀弓諸篇，非一人之書，迨立名曰禮記，禮記遂爲一家。即王逸所  
錄，屈原宋玉諸篇，漢志均謂之賦，迨立名曰楚辭，楚辭亦遂爲一家。元邱葵周禮補亡序稱聖朝以六經  
取士，則當時固以四書爲一經，前創後因，久則爲律，是固難以一說拘矣。今從明史藝文志例，別立四書

一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熹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于頃堂書目凡說大學中庸者皆附於禮類，蓋欲以不去篤厚略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義疏以下且散佚竝盡。元明以來之所解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併入四書，蓋循其實。今亦不復強析其名焉。

樂類

沈約稱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生尚書大傳引辟雖丹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隋志樂經四卷，蓋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賈公彥考工記擊磬氏疏所稱樂目，當即莽書，非古樂經也。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俗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爲聖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導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義至精，故尊其教得配於經，而後代鍾律之書亦遂得著錄於經部，不與藝術同科。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贊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箏琶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爲甚。今區別諸書，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弦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術曲兩類中，用以見大樂元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好也。

小學類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爲小學。隋志增以金

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竝列而小學益多歧矣考訂源流推漢志根據經義要為近古今以論幼儀者別入儒類以論筆法者別入雜藝以蒙求之屬隸故事以便記誦者別入類書惟以爾雅以下編為訓說文以下編為字書廣韻以下編為韻書庶體例謹嚴不失古義其有兼舉兩家者則各以所重為主如李鼎說文五音韻說實字書真子謙字學元元實論等韻之類悉條其得失具於本篇

### 史部總敍

史之為道樞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簡於春秋莫詳於左傳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為傳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蹟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儒者好為大言動曰舍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其或通者則必私求諸傳詐稱舍傳云爾司馬光通鑑世稱絕作不知其先為長編後為考異高似孫緯略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編次為草卷以四丈為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又稱光作通鑑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李嘉巽巖集亦稱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稿兩屋案嘉集今已失此據馬端臨其父廷鸞之言今觀其書如淳方成鴻水之語則採及飛燕外傳張象冰山之語則採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然則古來著錄於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列目分編其

必有故矣。今總括羣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大綱也。次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舊有譜牒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絕。玉牒既不頒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虛目，故從刪焉。考私家記載，惟宋明二代為多。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熒惑。然雖有疑獄，合衆證而質之，必得其情。雖有虛詞，參衆說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張師棣南遷錄之妄，鄰國之事無質也。趙與呂賓退錄，證以金國官制而知之。碧雲駁一書，誣謗文彥博、范仲淹諸人。晁公武以為真出梅堯臣、王鏗以爲出自魏泰、邵博，又證其真出堯臣，可謂聚証。李叢卒參互而辨定之，至今遂無異說。此亦考證欲詳之一驗。然則史部諸書，自鄙倍冗雜，灼然無可採錄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擇而存之矣。

### 正史類

正史之名，見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監版，合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有一。皇上欽定明史，又詔增舊唐書為二十有三。近董羅四庫薛居正舊五代史，得袁集成編，欽稟容裁，與歐陽修書並列，共為二十有四。今並從官本校錄。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空典，莫敢私增所由與。稗官野記異也。其他訓釋音義者，如史記索隱之類，掇拾遺闕者，如補後漢書年表之類，辨正異同者，如新唐書糾繆之類，校正字句者，如兩漢刊誤補遺之類，若別為編次，尋檢為繁，即各附本書用資參

證至宋遼金元四史譯語舊皆舛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均視此以考校釐訂自正史始謹發其凡於此

### 編年類

司馬遷改編年爲紀傳苟悅又改紀傳爲編年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敍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其不列爲正史者以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則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故姑置焉無他義也今仍蒐羅遺帙次於正史俾得相輔而行隋志史部有起居注一門著錄四十四部舊唐書載二十九部併實錄爲四十一部新唐書載二十九部存於今者穆天子傳六卷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而已穆天子傳雖編次年月類小說傳記不可以爲信史實惟存溫大雅一書不能自爲門目稽其體例亦屬編年今併合爲一猶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之意也

### 紀事本末類

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鑑舊文每事爲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敍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體夫事例相循其後謂之因其初皆起於創其初有所創其後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體以前微獨紀事本末創即紀傳亦創編年亦創既已有是體以後微獨編年相因紀傳相因即紀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旣衆遂於二體之外別立一家今亦以類區分使自爲門目凡一書備諸事之本末與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總號於此其不標紀

事本末之名，而實爲紀事本末者，亦併著錄。若夫偶然記載，篇帙無多，則仍隸諸雜史傳記，不列於此焉。

別史類

漢藝文志無史名，戰國策、史記，均附見於春秋。厥後著作漸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新史諸目。然梁武帝元帝實錄，列諸雜史。義宋安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創立別史一門，以處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者。義例獨善，今特從之。蓋編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屬編年，皆得類附。史記漢書以下，已列爲正史矣，其歧出旁分者，東觀漢記、東都事略、大金國志、契丹國志之類，則先資草創，逸周書路史之類，則互取證明，古史續、後漢書之類，則檢核異同，其書皆足相輔，而其名則不可以並列。命曰別史，猶大宗之有別子云爾。包羅既廣，六體兼存，必以類分，轉形頃屑，故今所編錄，通以年代先後爲敍。

雜史類

雜史之目，肇於隋書。蓋載籍既繁，難於條析，義取乎兼包衆體，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遺記、汲冢瑣語，得與魏尚書、梁質錄竝列，不爲嫌也。然既繫史名，事殊小說，著書有體焉可無分？今仍用舊文，立此一類。凡所著錄，則務示別裁，大抵取其事繁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祇一家之私記，要期遺文舊事，足以存掌故，資考證備讀史者之參稽云爾。若夫語神怪，供詼啁里巷瑣言，稗官所述，則別有雜家小說家存焉。

詔令奏議類

記言記動，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錄，蔑聞焉。王言所敷，惟詔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門，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移制誥於集部，次於別集。夫漢號明堂義無虛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樞機，非僅文章類也。抑居詞賦於理爲製，尚書舊譜經有明徵，今仍載史部，從古義也。文獻通考始以奏議自爲一門，亦居集末。考漢志載奏事十八篇，列戰國策史記之間，附春秋末，則論事之文當歸史部，其證昭然，今亦併改隸，俾易與紀傳互考焉。

#### 傳記類

紀事始者稱傳記，始黃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則晏子春秋是卽家傳。孔子三朝記，其記之權與乎。斐松之註三國志，劉孝標註世說新語，所引至繁。蓋魏晉以來，作者彌夥，諸家著錄體例相同，其參錯混淆，亦如一軋。今略爲區別，一曰聖賢，如孔孟年譜之類；二曰名人，如魏鄭公諫錄之類；三曰總錄，如列女傳之類；四曰雜錄，如驛鸞錄之類。其杜大主碑傳琬琰集，蘇天爵名臣事略諸書，雖無傳記之名，亦各核其實，依類編入。至安祿山黃巢劉豫諸書，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蕕同器，則從叛臣諸傳附載史末之例，自爲一類，謂之曰別錄。

#### 史鈔類

帝魁以後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取百篇，此史鈔之祖也。宋志始自立門，然隋志雜史類中有史要十卷，註漢桂陽太守衛颺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又有三史略二十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嗣後專

鈔一史者有葛洪漢書鈔三十卷張紇晉書鈔三十卷鈔合衆史者有阮孝緒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則其來已古矣沿及宋代又增四例通鑑總類之類則離析而編纂之十七史詳節之類則簡汰而刊削之史漢精語之類則採摭文句而存之兩漢博聞之類則割裂詞藻而次之迨乎明季彌衍餘風趨簡易利剽竊史學荒矣要其含咀英華刪除冗贅卽韓愈所稱記事提要之義不以末流蕪濫責及本始也博取約存亦資循覽若倪思班馬異同惟品文字婁機班馬字類惟明音訓及三國志文類總匯文章者則各從本類不列此門

載記類

五馬南浮中原雲擾偏方割據各設史官其事蹟亦不容泯滅故阮孝緒作七錄僞史立焉隋志改稱籍史文獻通攷則兼用二名然年祀繇邈文籍散佚當時僭撰久已無存存於今者大抵後人追記而已曰霸曰僞皆非其實也按後漢書班固傳稱撰平林新市公孫述事爲載記史通亦稱平林下江諸人東觀列爲載記又晉書附敍十六國亦云載記是實立乎中朝以敍述列國之名今採錄吳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亂遺跡者準東觀漢記晉書之例總題曰載記於義爲允惟越史略一書爲其國所自作僭號紀年真爲僞史然外方私記不過附存以聲罪示誅足昭名分固無庸爲此數卷別區門目焉

時令類

堯典首授時舜初受命亦先齊七政後世推步測算重爲專門已別著錄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節

者則有時令諸書。孔子考獻徵文以小正爲尚存夏道。然則先王之政茲其大綱歟。後世承流遞有撰述。大抵農家日用閑閭風俗爲多。與禮經所載小異。然民事卽王政也。淺識者歧視之耳。至於選詞章隸故實誇多闢謬。失厥初則踵事增華。其來有漸。不獨時令一家爲然。汰除鄙倍採摘典要亦未始非豳風月令之遺矣。

### 地理類

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其書今不可見。然禹貢周禮職方氏其大較矣。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蹟。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爲州縣志書之滥觴。元明以後體例相沿。列傳体乎家牒。藝文溢乎總集。末大於本。而輿圖反若附錄。其間假借夸飾以侈風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禎稱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志載織錦璇璣圖。此文士愛博之談。非古法也。然踵事增華。勢難還返。今惟去泰去蕪。擇尤雅者錄之。凡無稽之編。皆斥而存目。其編類首宮殿疏尊宸居也。次總志。大統也。次都會郡縣辨方域也。次河防。次邊防。崇實用也。次山川。次古蹟。次雜記。次遊記。備考核也。次外紀。廣見聞也。若夫山海經十洲記之屬體雜小說。則各從其本類。茲不錄焉。

### 職官類

前代官制。史多著錄。然其書恆不傳。南唐書徐鎔傳稱後主得齊職制。其書罕覩。惟鎔知之。今亦無舉其名者。世所稱述周官外。惟唐六典最古耳。蓋建官爲百度之綱。其名品職掌。史志必撮舉大凡。足備參考。

故本書繁重，反爲人所倦觀。且惟議政廟堂，乃稽舊典，其間如元豐變法事不數逢，故著述之家，或通是學而無所用。習者少，則傳者亦稀焉。今所採錄，大抵唐宋以來，一曹一司之舊事，與倣戒訓誥之詞，今釐爲官制官箴二子目，亦足以稽考掌故，激勸官方，明人所著，率類州縣志書，則等之自鄙矣。

政書類

志藝文者有故事一類，其間祖宗制法，奕葉慎守，是爲一朝之故事，後廢前師，與時損益者，是爲前代之故事。史家著錄，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載漢武故事，濫及稗官。唐志載魏文貞故事，橫牽家傳，循名誤列，義例殊乖。今總核遺文，惟以國政朝章六官所職者入於斯類，以符周官政府之遺。至儀注條格，舊皆別出，然均爲成憲，義可同歸。惟我皇上制作日新，垂謨冊府，業已恭登新笈，未可仍襲舊名。考錢溥祕閣書目，有政書一類，謹據以標目，見綜括古今之意焉。

目錄類

鄭元有三禮目錄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題，胡應麟經義會通，謂始於唐之李肇，案漢書錄七略書名，不過一卷，而劉氏七略別錄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題而何？隋志曰：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序，推尋事迹，自是以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其文甚明，應麟誤也。今所傳者，以崇文總目爲古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竇莘爲撰述之式，惟鄭樵作通志藝文略，始無所詮釋，併建議廢崇文總目之解題，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因之。自是以後，遂兩體並行。今亦兼收以資考核，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學，宋志